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第一卷

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薊遼總督王象乾一本遼鎮阽危已極薊鎮兵力難繼調將援防勢非獲已謹陳始末仰懇聖明垂察事奏謂今春以來節據遼東塘報插漢拱反等酋屢次犯邊尅破大勝堡復又結聚邊外窺犯錦義等處臣節調副將蕭如薰及遊擊

等官設繼祖麻濟邦尤彪等統領調到各標下慣戰漢夷家丁并各官隨帶家丁薊東入衛兵馬共二千餘名先後出關分布寧前等處地方防援去後又據開原兵備石九奏呈報奴酋自呑併隣夷恍朳卜苫盖阿兔哈兀喇并猛骨孛羅等家之後勢漸强大率領夷兵七八千不繇關口徑從內地馳至開原門外河灘列營護送西夷出關明欺開原孤弱睥睨北關之心無一

刻火懈打造軍器神鎗銃砲空牆鑿石等器具又勾引西虜拱兎率領萬餘騎併犯開源復勾黄台吉領兵二萬往建州至北關上講話隨准還東撫臣手書内云遼左孤危之狀妄不可言諸夷中拱兎猶有款望而奴酋則甚猖狂近且向撫順關挾討叅價擁衆五千該道雖已諭之而去而謀爲不軌已畢露矣防禦之術萬萬無出請兵增餉一着又接按臣手書内云奴酋近

益反側見我招兵買馬欲有取之之意故意張
皇兵勢倏往倏來以欺我不敢圖已又玩我使
不為備以冀得便一逞而其先着必欲來我兵
力未集亟亟焉取北關而并之北關并而此奴
不可復制矣奴并北關必不在遠我之圖備亦
必不可遠矣又遼東巡撫咨稱奴酋內迫寧酋
爭賞東西謀合欲調薊兵二千赴廣寧駐防復
撥正兵等營兵馬一千五百前赴開原與前原

發兵五百名湊合二千之數庶幾有賴又撫鎮
塘報奴酋差部夷阿冬等三名說將朝貢夷人
差通事押送從柴河堡出境不肯從靖安堡出
去我們都督領精兵一萬有餘從本堡進入往
開原迎接夷人作踐田禾莫怪又差部夷大偏
骨等五百餘騎從撫安堡龍潭口空進入接貢
遣長子領兵五千往南關看塞覲領全寨精兵
宰殺牛馬祭天享衆要往北關去在北關呼吸

存亡在開原安危瞬息誠不可不深慮也臣觀
奴酋其人最黠其謀最深遼之告急甚于救焚
拯溺難經請餉招兵臣恐一時兵衆未能畢集
即招果足數而未練無制之師何以禦此强寇
北關一去開原腹背受敵勢必不支開原去而
全遼危矣遼左危而薊門孤矣
陵
京密邇關係匪輕臣欲再發撫兵而薊鎮主客
兵將有額數派有信地前之抽調各兵東協已

是單弱不敢撥發兼以賴蟒尚未就款屢報會合梢大成等謀犯山石界義等處撫鎮道將屢咨欲將前調兵馬盡數撤回尚能復發兵衆鼓行而東乎茲時也拱兔之西寇方張建酋之東窺復熾阿拜之謀警未定賴莽之順逆無常遼固告急薊亦告急臣既欲為遼謀又欲為薊謀遼之精兵既多斃于刃鋒薊之戈甲又分力于東戍臣日夜籌思捉襟露肘無可為計不得不

借才于别鎮查得原任總兵麻承恩曾經戰陣熟識虜情所蓄健丁八百餘人東征西討所向著績今雖退閒尚可呼集而燕河路改將麻承訓承恩弟也遺有隨任家丁二百告欲西歸臣謂此等散之甚易招之甚難若調承恩隨帶各丁前來窯雲標下團練可得敢戰精兵千人即發出關如奴酋蠢動相機截殺期收斬馘之功如或稍有欲戟則駐扎開原以壯孫懸之勢伏

乞
聖明特垂
鑒察併
勅該部查覆施行
職按此疏在萬曆三十七年去撫順之役七
八載而虜情已瞭然如此老成謀國豈虛哉

萬曆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

兵科給事中宋一韓等一本邊報頻仍情形可

慮懇乞

聖

明嚴飭當事臣工先事經畫以靖疆埸事臣等

聞自古夷狄無常衰世主每戒於其盛而狃于

其衰則匈奴突厥契丹女直之禍毋怪乎代相

尋也先臣丘濬有云北狄莫盛於胡元莫衰於

今日然而

文皇三犁之威無補

英廟一狩之誤

先帝八晄之易莫贖扳升十萬之留裒[京]尚如此盛

何論乎至於今市賞日增虜志漸驕動輒大兵

壓境以漢物不中譏我則今日之虜不可以款

市結也一恒人能悉之然年來不大得志於我

者幸諸酋德怨異同順逆異情彼之狂謀未聚

我之兵力易支猶可言也頃據宣大總督疏言

五路借兵請賞謀入犯陜西督撫疏言火水二酋釋怨結好擺本二酋賴口報讐謀犯薊遼薊撫疏言西虜新憨虜及青班長昂達營二虜謀犯是虜無處不動也虜無處不動則我無處不應也彼勢方張吾力已竭不可言也然而人情猶曰虜不過貪財物為此虛聲恐喝我耳此皆未悉虜之情形也臣等請畧言之夫宣大中虜自五路始也五路狐假夷王鯨喔漢物前年新

河之寇益長雄心近日垂涎隣鎮眈眈未已故
知叅棄聚兵入犯或非其情而聲此擊彼非遠
走遼則近走薊耳王之責介已如此又何論青
班等茵乎此宣大之情形也俺答擁衆西行留
置夷種窟穴青海自此隍中有永邵卜火落赤
之患嗣是經畧之謀未究御史之議未行遂令
惡氛難消倏復倏張倏讐倏好計令兩家交離
豈能帖然無事則抄畧屬番侵軼內地者可慮

也此甘固之情形也當㚐栢沙之殲明安也衆虜擁蔽爭死其於擺言大懷讐十五年益以來拜火落赤為之羽翼狐兔之情夷類更切倘遂合力內向則今日之小勝未可狃異日之大舉甚可防也此延綏之情形也自酉戌兩鎮大帥遊尚可言哉所幸天厭夷種土蠻物故稍稍息肩獨凌丹憨新立各虜煽惑適值天災流行塞外饑饉為窮則攫自其天性而都令歹青等陽

順陰逆奈何不相率響應此遼東之情形也三
衛作虜鄉導自其先世已然深入則驚
讖句大逆則危
社稷至今談者哽咽長昂朵顏之黠者也先年花
場谷之寇伏軍破壁猶自作梗今復誘引東西
二處意殊叵測故長昂一日不滅燕薊不得高
枕而臥也此薊鎮之情形也夫虜之情形各異
則我之制禦亦殊故五路射利之虜也宜嚴關

出之禁火落赤氷卯卜薦食之虜也宜固藩籬之防擺言大怒之虜也宜亟撻伐之威新懋歹青窮餓之虜也宜急收保之令長昂匈畧之虜也宜代交通之謀此其凡也乃若師行糧從師之善經士不飽歌馬不騰櫪而能扞敵制勝者未之嘗有今九邊待餉急於星飈大司農錙積銖累無遺策矣天不能雨粟地不能流錢鬼神不能輸運而欲令枵腹執役其有幸乎不得已

急者先應矣處處告急何以應之自非破格設處何以塞邊臣之望則請詔之戶部居不擇將以國予敵今當事者力懲債帥以風示諸邊意良勤矣諸將中得無徒讀父書臨敵逗遛者乎得無承望風旨陷虜自全者乎得無嘖有煩言不厭衆心者乎此輩平日憑依輿援旋蹶旋起遇敵首鼠當利爭鶩借曰退虜樹代非誑則幸耳簡師詰戎賊乃可滅則

請
詔之兵部夫以貨啗夷譬之以骨投犬投愈多來愈衆及至嗜然交爭則有持挺逐之已耳若牢食有節搖尾何為故諸虜不時闖邊亦責賞不節之過也竊為當事者虜宜定為則例諸虜能為呼韓耶則賞宜從優或為郅支耶則謝絕之或臨兵待之無故不議加則賞為
國恩絕為
國威必不敢恣意要挾矣則

請詔之禮兵工三部此九邊之要領也雖然邊防有九虜族惟一於此撫賞於彼抄畧今日西借兵明日東急難彼疆此界勢難拘繫往年延寧被兵撒怨東虜助逆近日薊遼多故亦云西虜作梗是其驗也則三督臣宜視九邊為一九撫臣宜視各鎮為一各率鎮道約束諸虜毋許東奔西突即有事彼援此應互相犄角虜或有闌出助逆者哨探既明本鎮即革其市賞仍聲罪

撝伐否則督撫鎮道有顯罰此九邊制勝微權亦近日

明旨所當申飭而未及通行者也惟

亟勑該部咨行九邊疆埸幸甚

臣聞防邊與防河同防河有以鄰國為壑者邊臣亦然以他塞之中虜為幸耳三督臣宜視九邊為一九撫臣宜視各鎮為一無事則脩備蓄隱然之威有事則脩捄如率然之勇

疆場衽席矣宋一韓在兵垣熟九塞夷落之

情他科臣鮮有及者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協理京營戎政尚書李化龍一本遼左危在旦夕懇乞

聖明亟賜拯救以保邊疆以安

宗社事臣愚不肖待罪京營居常聞營兵虛耗不堪戰守比入都來見諸臣條議亦多及之臣謂積敝已深更法有漸方圖從容整頓未及條請又念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至用京兵戰守則天下事可
矣故知用京兵者危迫之急保邊圍者綢繆之
發計也乃無何而告各邊乏餉矣無何而告奴
酋不賓矣又無何而告高淮亂遼遼民且出邊
投虜矣臣又瞿然駭愕曰天下事遂一旦至此
乎臣意此時
皇上必且念亂國存亟召淮還庶幾安反側之心
杜危亡之禍乃數日來諸臣連章上請未見施

行矣淮去則遼安淮在則遼亡
京師去遼纔七百里遼亡則京師未得安枕卧
也
皇上天縱聰明豈遂以
二祖百戰僅得之天下付一擲于豎子之手或者
未知遼之形勢與各邊不同耳蓋各邊皆一面
隣虜遼獨三面隣虜各邊皆有邊墻獨遼無邊
墻各邊軍粮皆有五六錢或七八錢遼獨每月

四錢乃遼之所以不亡者地雖沙塲其民素稱
忠勇其俗食淡茹苦爲常以叛華即夷爲恥故
遼尚爲中國有耳至淮入遼而遼之亡形成矣
臣曾備員遼撫故今輙問遼事其人泣而對曰
遼不可爲矣先遼陽城有四十七家其家皆有
數千之產爲淮搜索已盡非死而徙非徙而貧
無一家如故矣又有泣者曰遼軍已數年不得
錢粮凡給散錢粮爲將領扣去高淮軍士分釐

皆不得沾矣臣亦為之下泣曰邊事果不可為
旦夕且當有變隨援總督塞達揭則知守前衛
軍民苦淮暴虐積忿所激已將家丁因禁夜行
打死懸揭通衢欲出邊避罪益信邊事之不可
為而亡形已成即盧扁再生且望之而走也夫
寧前衛彈丸之地南至海北至邊不過數里此
其單幾何乃淮扣銀一衛至六千餘兩即此一
處二十五衛可知即傾太倉決東流不能填淮

無底之壑又安得分釐及窮軍之身乎軍而無粮何以為養況又笞辱迫挟勢如虎狼彼自知必死何所忌殫幸此時淮在山海軍士不能入關而剸刃其腹不然萬刃攢身付之烈焰與楊榮同作火宅游魂即日夜自衛安得須臾無死也夫鄰民久與死為鄰所存生僅一綫耳此時而淮去則孑遺之民尚得暫出湯火戀土偷生若令淮依然虎踞邊關切齒腐心日與遼人脩

怨遼人且旦夕驚恐轉相告語謂淮已深怨積怨於金遼必且飾詞誣搆家戶受災情見魚駭鳥驚相率投虜今奴酋方布德行仁招亡納叛而我復為淵敺魚為叢駈雀不舉二十五衛遺黎盡入穹廬不已也異日逆虜一旦逞其雄心突而鵲起遼已無民誰與格鬪亡可翹足待耳遼亡而縣薊鎮至

京師非但震鄰行且剝膚即欲不以京營兵馬戰

守亦何可得天下事尚忍言哉此臣所為寢不
安席食不下咽未暇問京營而先以救遼為謂請
也伏乞
皇上亟下
明詔將高淮撤回具督臣疏內有名惡徒盡行逮
治討數追贓以快海內之心洩遼人之憤亟
諭撫鎮二臣宣示軍民各歸伍寧家毋得以前事
自相疑二仍多方措處給與目下應得錢糧以

啗待哺之口以杜脫巾之變然後省刑薄歛養
元氣於師中選將練兵揚神威于塞外行見奴
酋將氣奪心死來享來至尚敢桀驁蹈釁竟成
其跋扈飛揚之志哉臣典在六師不宜越局言
九邊之事但遼人遼事心所稔知遠憂近憂勢
相牽引以故慮極而亟言之伏惟
皇上為邊疆為
宗社慮

慨賜允行臣愚幸甚

職按化龍曾撫遼故於遼事利害最悉而歸重于高淮之擾民激變以為奴酋之資則探本之論也

萬曆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山東巡按王業弘一本遼左失事情真臣言歷

歷有據懇

聖明

勅諭從實勘究以服人心以昭公道事臣接邸報

見巡撫李植辯臣參論一疏無端吵罵大肆醜

詆臣義不受辱豈不能反唇相譏以快與情第

念天下事非一家私議事自有真偽理自有可

否固不在勝氣相加亦不在罵與不罵也況
君父之前非罵人之地職司風化非罵人之官犯
而不校顏氏所以為賢禽獸何難孟氏以之垂
訓臣又何敢效市井醜態以取厭於公論乎惟
是虜本少也而以為多兵本餘也而以為寡發
兵本遲而以為速諸將本觀望也而以為對壘
地方本失事也而以為無失西兵本害人也而
以為無害植本欲蔽也而反移之于臣則臣請

細數于
皇上之前顧
皇上少垂聽焉如虜初入據塘報號曰五萬臣委
官查之則曰一枝達賊于九月二十日至邊捉
去大安堡臺軍貳名朱志羔趙小四此夜二更
時分賊蹤大安堡臺虛進入約有萬騎又一枝
達賊蹤錦州大勝堡進入約有萬餘開報到臣
印揭見在則臣所云達賊二萬者蓋有據而非

証也其内臣告示也虜有叄萬衆寡相當乃內臣之言于臣無與而植乃以此為欺蔽可予植報拾萬矣是誰欺蔽耶廣寧鎮城兵馬植自言有壹萬伍千矣臣查各營擬兵除褁糧擺撥等項外如錦州營壹千貳百名義州營壹千伍百名右屯營壹千貳百名正安堡營壹千名鎮武堡營壹千貳百名又寧前等營叄千伍百貳拾名又有河東應援副將叅游守等營共捌千陸

百餘名共之共叁萬叁千貳百餘名矣則臣所謂兵馬有叁萬者亦有據而非誣也九月間邊河水深虜不犯河東而犯河西傳報久矣即督臣邢玠亦有牌會先發兵錦義貼防不獨道臣張中鴻言之也而植且違玠節制不發于拾日叁伍之前而發于賊既入境之後此遲耶否耶不待智者而後決也乃植言卯時報到辰時發兵不為遲如植之言必待賊既去而後發始為

遲乎則臣所謂發兵太遲者亦有據矣而非誣也我兵過三萬不為少矣倘能用一半之力亦可以收全勝之功今賊至大凌河搶掠而我兵止在松林營下營相離四五十里諸將從今夜役哨探哨遠躲避曾無窺左足而先進者植所云對壘而陣者誰耶且虜自二十一日進搶至二十三日凡三日矣殺人放火空窖駄糧如蹈無人之境三日間虜在內地所幹何事而曰賊不

分兵搶掠其誰信之及至二十四日孫守康等方在七里沙灘與賊一面正植所謂我兵被圍時也此正當戮力勦殺乃孫守康時已革職既無鬪志且見馬林陞任報到即送印與林而林不收主客將領各懷異心於是皆靠戰車自謂縮頸觀望賊令精兵與車對面相持四散搶掠且戰我兵勢衆又槖載已滿相率引去二十六日午時賊至大寧堡我兵二十七日方至義州

教廠下營不惟未嘗一戰亦何嘗一追雖有戰車靡所用之輿黔驢見虎斷喉盡肉以去者等耳此皆有印揭見在可查則臣所云諸將觀望不前者亦有據而非誣也植乃曰諸將擊殺賊衆殲其渠魁大渠魁謂誰何不明言某姓某名耶地方搶掠之狀臣屢疏不能悉即如盛水等山河可以避虜各屯人民藏其中者數百逾三日而援兵不至虜舉火焚燒焰蒸不支出洞被

虜者不計其數燒死洞中者七八十人勘官親
詣其處見火頭者少腿者被火殘毀者至不忍
見亦尚臭不可聞亦止報三十餘人耳又據生
員吳從周狀告為懇恩懸濟苦生蟻命事有從
周祖居李與屯佈種不意九月二十一日虜將
李與屯臺園攻破人民殺死一戶思得父吳中
道幼男吳三漢戶軍吳榮吳承恩吳錦吳子成
吳銳等盡被殺死遺至孤貧無靠告乞俯憫少

施賑濟糊口棺木之資等因到臣臣細問其故則本生對以此日虜圍臺圈時臺上人用箭射死夷人頭目兒子者以故虜深恨之遂將一屯人盡殺無存有一懷胎婦人亦一刀劈破其腹孩子遂漏出吳從周因偶往城中獲免此生見在可問復見批勘官查行此可謂道旁不見一死人乎如此之類不可枚舉各處被寇無名小堡俱不暇論其大屯堡臺圈堪以收斂禦敵者。

如張殉堡大葉家堡等也其三十餘處俱有收
歛人畜在內今止存力兒張臧家堡娘娘廟肆
處而已此肆堡尚存貳千餘人其餘貳拾伍陸
處盡剋去矣其數豈止三千已耶此皆有勘官
印帖可憑則臣所謂地方搶掠一空者亦有據
而非誣也乃植猶曰不聞一哭聲夫錦義石屯
去廣寧貳百餘里有哭聲植何自聞之植又曰
不戰而屈人之兵為善之善獨不曰不戰而空

已之境喪已之民尤為不善之善乎本兵所謂當以戰為守者亦見之審矣又戚家堡未赴破乃西兵一過見堡門俱閉即大聲曰我老子替你們防賊賊去便閉了門遂喝令衆兵一齊攻開堡墻將糧食牲畜搶掠一空勘官至日見其人存而垣壞問之則皆環跪垂淚而泣曰此是西兵扒的本堡居民王思義孫明等俱見在活口可質與言及此職亦不覺垂淚則職前疏所

謂西兵過塞而窖口盡行開宅寓城堡而盡行劫奪其害又甚於虜者亦有據而非誣也況亦有印揭見在乎舊年九月義州失事殺掠數千而植止報貳百壹拾陸名臣一查之即報壹千肆百柒拾餘名當時諸生亦造冊具呈向臣植當堂嚷罵將官矣臣於此時尚未出京其亂又誰倡之且如諸生之言是當處諸生光明正大奚不可者而何乃令將官張坤等先後斂銀陸

百兩與諸生賠償衣帽買免和息夫堂堂撫臣乃替諸生賠禮正真可笑今諸生呈詞并冊皆在臣處已批行海該道究解屢催不報此又是誰欺蔽乎則臣謂撫臣慣習欺蔽道臣印揭可憑者亦有據而非誣也他若偏聽劉知縣致廣寧有巡撫之號曰李兒獨任而副將致廣寧有叅總兵之徭曰孫麻馬夫此數者皆有確據臣安得默默無言惜乎此等情狀植之親信左右

俱諱言之而植又惡聞之蓋受各官之朦蔽而不覺也使植而見各官印揭及各生訴詞當必以臣為益友廟神可無告而誓狀必不說也乃植反謂臣欺罔大肆潑罵臣何暇與之多辨惟是設掠人數即除壹千餘不知名者不計外止就各官印揭叁本印冊叁本共該算壹千玖百實數言則面視植云較之往年千百不及一二三軍奏凱全師保境殞失極少者不大相逕庭

本兵以為然否耶臣緣是將花名據實數造冊

恭進

皇上睿覽仍乞

皇上將此冊發與本官令其瞋目而視之平心而

議之此功耶罪耶明白聲説勿以邊疆人命為

草菅勿以事體相關而扶同勿以

君門萬里而遮飾庶無負於

朝廷無負於生民無負於樞管大臣之重寄耳西

兵之害民本兵督臣豈不知耶蓋本兵督撫皆
一體僥倖成功則冐
皇上之恩賞不幸喪失俱當聽
皇上之顯罰以故查勘邊情具欲委之督臣西兵
議撤亦曰委之督臣耳且練兵壹年矣而猶曰
各兵未練邊撤不便何其工於委曲巧於雷同
而不顧邊人之生死耶亦可為長嘆息矣於今
廣寧城中苦西兵之害人與之為冤家與之為

仇近且戶戶買豬買羊買雞但云植一去而即宰牲燒紙謝神中軍姜顯謨向植跪言之且乞哀求歸植有何顏立於廣寧臣民之上又何顏面見江東父老乎本兵欲留西兵以貽民害何為者也且貳府官查報殺虜叁千餘數皆沿屯細查面審者有花名者圓不待言其內云不知名者乃收歛各屯人民斉臺圍而避虜者臺圍一起俱被赶去本堡之人豈能盡識面貌姓名

役所供不知名者千餘人以此耳查勘官周廣寧揭報之日植惡言怒罵貳道官無奈始與府官議冊乃推官龔述笙仕初心未變即正言曰此皆臣親查酌數寧得罪於撫臣此心無愧若欲減去此心有愧貳道臣始知無詞遂將不知名者閑作風聞以致遂植欲減之意此勘官親語者其先後兩次印揭見在可查且貳臣查之數皆出本堡人之親供而非臆說也貳官查勘

時亦止俾示以考訊之狀而非真用其刑如植之類貳府官也且所報者亦止十之二三而不肯數供也蓋各堡小民畏勘官不若畏本官之甚以勘官查訊不過一時而本官將領常為管轄若一一實報則後來被荼楚虐害者無窮也以故寧忍不供耳即如紫荆山鋪在大路旁其臺極狀壯固亦被剋去臺圍之傍房屋貳叁百間俱燒燬無遺此臣所經過親見者而貳官所報

止云虜去三人即此一處而他可知外可知矣
臣目擊其狀移書與植請來與臣同看植但謬
云大虜既入地方不無傷殘者而竟不云來會
勘與否何耶此番邊情若非推官龔述有執持
有擔當不為威惕不為利迷則小民被殺被虜
者其冤䰟苦楚誰為伸訴誰為上達而臣亦無
繇為小民伸冤請
命於

陛
下矣今植乃曰不知名命不算數且又令劉知縣劉運副再查以為初查者俱係詭名而削去之夫知縣劉元功運副劉承忠皆與諸將共事行間反覆小人罔會面污行與將領等耳肯以實報耶植又令通判師心運判劉與國叅人查之又傳各將領將子遺小民盡令躲避致令無人可查而數愈少矣又令該營將令將各處被敵墩臺迷為各補遍加粉飾以塗後勘者之耳

目此輩無良心一至於此以臣見在地方而植猶令各官刪減況臣既去之後乎今臣將得代行矣邊中事毫無相干矣假若植去而臣不去則植將謂臣指使各官又為各官為媢臣植必不服使臣去而植不去則各官俱植之指揮植之潑賴頑已之功名誰肯以實報縱親勘官到日百凡掣肘難以展布事體必不明白臣必心亦必不服臣請

勑下吏兵二部都察院會議將植速令即行解任回籍一聽新按臣或科臣查勘而植與臣皆無與焉事明之日據實奏
請若果無失事而臣掩功為即罷臣以為按臣奏事欺罔者戒果係失事而植以罪為功亦即罷植以為邊臣欺蔽者戒庶乎功罪既明煩息人心可服而邊務可振矣今將查官查過殺虜男婦等項姓名數目理合開坐隨本進呈

御覽伏乞
賜發該部議覆奏
請施行
職按邊臣欺蔽掩敗為功所從來久矣而抜
臣扶同不摭實上
聞寧得罪於君父不取怨於朋友則
朝廷孰從而知之如葉弘可謂克舉其職者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兵科給事中朱一桂一本按臣自恃成心逆折
人口議論愈多公道愈淆懇乞
乾斷以息煩囂事臣七月內自戰款互用一疏偶
觸按臣熊廷弼之忌業見其盛氣難平勝心不
下再具而未上蓋不欲以
國事滋訟府耳頃因叅浙江總兵楊宗業感南北
緩急異勢有惜杜輕去之語此蓋借客文主意

到成文非有心與按臣閫啓舌也按臣不諒而呶呶之辨又至矣夫遼左情形何待臣言但覼松〻去而烽燧之儆無時不聞王威來而羽檄之馳數月不至則一將之繫關邊地此其明驗臣亦言幸而中矣但所言杜松廉勇二字至煩按臣之翻駁臣不無說者夫論人者見各不同有因瑕而蔽瑜亦有取長而棄短好惡之不相掩也類如此一杜松也臣見為廉勇則廉勇之然

不能必按臣之不恭逐按臣見為貪懦則貪懦之然亦安能禁臣臣之不悅惜臣雖未識杜松之面竊聞之縉紳或曰夫夫也以驍健自雄者戰將也又或曰夫夫也以慷慨自負者廉將也雖其剛直太過武夫性快發之未必中節而激烈無回怒蛙可軾取之亦為其有氣曰邊事紛紛多有咎臨敵易將者非一人之言而通
國之論也通

國之人皆為庇松者乎肥松者乎臣不得而知也若按臣之縷縷則云據地方諸偏裨之稟揭中之語臣未敢必其偽但不識其投揭之意胡為乎來哉按臣攬轡一方噓吸變霜露叱咤成風雲司道而下自非卓然有立者鮮不惟所頤指氣使而況么麼之武弁專伺喜怒為俯仰是揭也焉知非見按臣有追論杜松之意承風望旨而為此者乎即非按臣示之以意又焉知非為

拯之項陷松謀難行而懼露事難成而慮反迫脇諸弁共為羅織符前日之譖以堅按臣之心乎按臣第見諸弁之揭遂喜據為實錄而臣竊嘆投揭之意益以徵其扶同矣要之為功為罪事須勘而後明臣亦未嘗偏主惟是貂參一事之買否不可知餽送之有無不可知然臣之入垣在杜松既去之後必非餽臣甚明臣非受餽而護松亦甚明臣姑借其言而反之道鎮均敵

也杜松即有貂參之事道臣必不敢直言相詰何遂知為供京中之餽遺餽遺私情也杜松即有屬意之人必不對道臣明指為此語也按臣之為此語也欲以証杜松之不廉則猶可若以鉗壓

朝紳令人避嫌畏

疏無復敢為杜松訟屈則陰中之伎倆竊謂按臣堂堂正正應不出此且如杜松買貂參按臣既

長為口寔李成梁之証曰馬拯尚遣人持百金為壽京師嘖嘖按臣何獨不聞乎總之按臣之近來廉勇功正四字不明是誠不明矣然按臣之謂松以此而誤知己不知拯於按臣是副知己者否謂任松者以此而壞封疆不知任拯者是安封疆者否庇松者以此而混清議不知庇拯者是伸清議者否當局不知旁觀則審按臣欲求以一指掩衆目以一手塞衆口亦難矣臣

誠糊心杜松瞇目馬拯臣不知悟而賴挨臣覺
之誠恐挨臣不暇自悟亦使後之人而復悟挨
臣也臣前者戰款之語所爭為
國事之安危雖瑣陳而猶覺其未竟今者辯較之
談所爭在一已之曲直即數語而似恥其太多
伏乞
聖明即如挨臣所請
勅下兵部勘覆如果臣言為是馬拯何辭嫉害委

當生三尺之誅即或臣言未當臣職專任封駁
亦豈任失言之悔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職按杜松果廉勇之將然戰功著於延綏而
遼薊罕聞者蓋九邊之虜情不同士卒之長
技與山川之險阻亦各異也且大帥為客道
臣為主松既與道臣不相能誰為左袒而免
於諸書牙朱一桂此疏為松雪氣武人不致

解體矣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初九日

兵部職方司主事葉世英一本東夷漸熾可虞兵餉宜增不易謹陳一得用保萬全仰祈

聖明採納以衛封疆事竊職生像浙里自幼從父遊學廁籍東遼叨中乙未進士荷蒙

聖恩得歷今官則遼寔水源木本也凡地利之險隘虜勢之情形兵餉之機宜三四十年耳目頗悉即時藉承乏猶當抒悃效忠以圖報塞而況

虜情孔棘禍在剝膚
國
家所係梓里關情敢不竭欵欵微忠以備萬一
項閲遼東撫鎮飛報大抵極言東夷奴酋逆謀
漸著勢在燃眉其所蒿目矢心者增兵餉而於
餉猶亟亟也夫奴酋係金人苗裔總爲女直我
祖
宗設建州海西各衛又設爲南北兩關而建州
寔奴酋所駐牧也分其枝誠欲離其勢至今爭
長仇殺以貽

中國之安而今且減南關連北關殺服諸衛遠交西虜練兵繕器設險擺塘乃以講扶驛車為名不入貢者兩年於茲矣彼其包藏禍心豈一日哉仰藉

祖宗威靈乘其未發剗差夷館膽略通事官與盟如不貢革賞數責令入貢以示羈縻且覘動靜歲月或可少延然釁之膏肓已入癰結已成不至潰敗決裂不已撫鎮所言當增兵餉信全謀

虜°

也顧兵何容易餉尤何容易除當增方略本部堂官及該司當事者條覆指授無容多贅外然所謂增者不過曰募外兵加土著餘不過按臣所議增土韃官餘云耳顧西兵可募說者為邊寒裂虜?內兵苦於脆弱邊尚野戰內兵怯於馳擊地與人不宜人與技不宜未可為增職為宮嬪立斬女子成行一夫教射百夫決拾昔職待罪盧龍時蒙撫委招西兵不兩月而南北應募

者逑萬旋發朝鮮共成凱勝今獨不可招募北兵五千訓習步伍以雜遼營南兵三千精練火器以資攻守以此議增誰曰不可土著可招說者往歲抽垛家丁窮於搜括東西喪敗生聚無幾荒歉頻仍逃亡又半增之將紛紛起擾離散益生未可為增職謂韓魏公撫河中發粟賑饑流移止徙張延賞守淮南營室輕徭逋歸增舊今衛弁之貪殘苛於孔虎稅歛之浚削猛若飛

蝗無惑乎民之逋亡往年全祖以邪以邪術愚
民徙耕塞外業已成聚一招撫而復業者萬餘
人情可知今獨不可恩而撫之俾流逋伏思故
土而惠之使未去者以繫離心以此議增誰曰
不可官餘可增說者百年恩養驕惰已成影射
既深稽查不易一但令補軍充伍誰肯甘心是
激之使離畔耳未可為增職謂同舟遇風胡越
共濟比屋失火閭里同拯合行清查影射外餘

按保甲之法冊記丁舍若干編其隊伍內有智勇兼資遴為頭目冠帶榮之為諸丁倡無事仍令投閑歸業有事則給鞍馬行糧若土兵壹調彼為地方休戚寧忍生視鎮江寬奠之間迫近虜巢必先壯其聲氣后能代其狡謀奈何狃常寂無所備今查登萊旅順原設海防兵若干特因海波不揚議撤仍旅順留兵尚有五百前餉俱見在也合令并前所招北兵湊合三千設康

勇素聞副將一員及所屬遊擊千把等官建於適中處所名為海防寔以禦虜而夾江等地又可屯田如此奴酋將謂我已預備而潛弭其魄萬一突犯此中山勢最險可以設伏可以出奇以主待客此又非增兵所最亟者哉總之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遼鎮無飽騰之術誰為效命爭先處餉無斟酌之祕安能神輸鬼運大抵天下熙熙攘攘皆為此利是增

撫賞

餉尤兵之所急也顧往年東事及征播征西所耗金錢幾數萬萬內外空竭將資之帑藏乎各邊年例多缺尚虞脫巾安能獨增乎遼鎮將益之閭閻乎礦稅催科方嗟吮血安能復加此重征張空拳以搏?猛獸必無幸也鑠虛釜以計朝飡勢勿能也除遼額兵仍候京發年例錢糧月給外其內外招增者須懋厚餉總約該萬人一年計餉行糧約二十餘萬惟有因地而生之就

事而開之以遼左之民生遼左之利以遼左之
利濟遼左之兵餉不加而自裕兵得餉而益騰
乃為便宜至策也故職不問兵之增否而惟問
餉之有無請專言餉一曰復邊輸以實塞上往
年邊倉行開納事例四方輸蹄爭赴虜情出沒
弗顧也塞外苦寒弗顧也豈非以其利乎自後
衣冠冒濫乾沒成風遂行議罷職謂此例一行
貨物既濟乎遼民所輸又濟乎

國

計利孰甚然非令民寸毋倍獲誰旨、間關合令

後援例者暫行遞減每百減十兩願納者聽其

通狀赴戶部官給文引輸納遼邊免其關稅并

令不得煩擾其問彼於所販貨物有息也遞減

有利也即令以折色上納誰不忻從事乎即止、

此增餉之一端也一曰通錢法以佐軍儲北京

入府錢法通行上不以此強民民亦安於行使

蓋用於民亦兼用於官通之寔由上始惟遲不

然近即遵行聞至河東視為瓦礫豈內外人情
異哉緣伊獨用於民而不用於官故輕視也職
自今伊始合請
旨
行兩院委令府佐官至關西買紅銅若干開局
鑄錢使不得混關西錢式約銀五十萬兩兩
止錢成交納司餉部官於年例內二八兼散恐
壅塞不行均搭紙贖即照二八兼收其市井行
户貿易有不願錢者罪以阻撓錢法之例重加

號令遼地頗有淳風彼見錢之可行於官有不
奉行於民者否也此其增餉之一端也一曰查
新官以助協濟全遼二十五衛
祖制官有定員員有定祿至後遼鎮斬獲甚多各
衛官余俱新增級自萬曆三年起迄今授官加
級者不下數千餘俸祿可知也比大工之興舉
朝尚捐俸以助若輩一素丁也得世官享世祿
所受

國
恩何厚當此奴酋作亂兵餉加增之日寧忍泰越為視而不助餉如報稱之謂何合查各衛官若干俸糧若干除甚窮者恤減外每一級每年令其助餉二兩或即月俸內存除每年可得萬餘全彼其為子若孫開世業有不甘心者乎此其增餉之一端也一曰贖改戍以便民情例有減等充戍遼東者重關既隔與虜為隣若赴鬼域而遼民有問發西邊者如查宣大等處雖無

關隘之隔又鮮戰鬪之危然有父母妻子在有墳墓產業在亦非所甘心且西軍之出關多不堪用而徒糜月給之錢粮遼軍之入關既苦於情而且虛地方之士卒合從四方有免死減軍者除永遠外文書到部俱定遼東亦窮願出關者聽有力願改者酌定納銀若干近北者改北近南者改南以隨其便既不屈于法又得濟于邊如遼東即也等官以追糧草拖數被參降級

擬調宣大等衛者計七八十人隨從者稱是比遼邊之所以益虛也何不將錢粮悉追陪補外一切許其贖改令吏調本方以示

國法則所增之餉將計不貲并

諭戶部另寄庫內侯年終專發遼東給散增兵數內事平止例此又增餉之一端也一曰復標營以鼓樂輸往年遼東除額營十二萬餘外新設標營四萬引以餉標兵往閩兩淮額掣賣內必

搭有標鹽文引准附見行鹽事故其利速而人爭上納緣是淮商楊允登等願以折色輸京且願增價值三年俱令淮商輸銀而遼商不與以致上商范登等以為謂標鹽為遼東而設何乃獨利外商訐告奪爭迄今未息該部遂將標兵月餉酌處於存積銀內標鹽遂停止嗟嗟苟有利于餉又何分內外哉今忿遼東艱難太倉匱之照前開行令遼淮照增數均納恐其虛冒仍

令以折色輸京加於增兵數内但令兩淮文到即行超掣以鼓其心則人獨何心而不顧輸納此又增餉之一端也已上酌議五款頗宜時勢計可通行職愚不過衍其梗概至彼中大破常調以開財源以節財流者撫鎮及該道諸臣自有妙謨非職所得盡知也

畿輔地方每站有驛每驛設有驛傳驛官供應其事往來魁?盖差役俱奉部檄或執憲牌間有一

二枉擾邊關者各院嚴禁如律以故害不及擾馬惟遼則不然驛官皆屬之衛弁不知本官為疲而不用遂假軍情恣索營馬營馬正軍士所騎以征調者也營馬於是乎疲矣馬既疲安責其追奔逐北以取必勝即增餉無益合後全遼驛站二十餘處照服裡各設驛遞咨行吏部議設驛官酌加驛傳月支廩給應付內即可通行錢法責令非奉部文憲檄者不得騎非各道掛

號者不得騎如是不擾營伍自是馬壯而兵強

此又增兵餉之要略也

職按此疏在奴酋未發難之前十年可謂曲突徙薪之謀使當時登見其可行防於未然則遼之禍當不若是之烈矣其曰鎮江寬奠之間逼近虜巢必先壯其聲氣乃能伐其狡謀此即毛文龍牽制之勢世英生長於遼究心邊計如此惜乎遼事起而其人已不及用矣